

九十二歲過兒童節

125



王肇翰

有意思！92歲，戴上紅領巾過兒童節，更應該說：有意味！且聽我說：

每月的第一個星期五，四川抗戰老兵文化研究會、獅子聯合會，舉行關愛抗戰老兵活動。今年6月之會，恰逢兒童節，便約了一群兒童參加，他們給老兵爺爺和全體參會人戴上紅領巾後，主持人宣佈：今天到會的人從5歲到105歲，整整百年，十個年代，請各年代來一個人講一件他兒童時代親身經歷，從不忘的一件事。現在從本世紀，10後的講起，順序往上推：“開始”……



一個7歲的孩子上臺“我聽爺爺說：80年前，日本侵略我國，他的爸爸去當兵，跟日本軍作戰，犧牲了。我好敬佩我的這位太爺爺，今天我給抗日的老兵爺爺戴上紅領巾，我好高興，這就是我最快樂的一件事。老兵爺爺我向你們敬禮”

00後的一位少年登場“上小學頭一年，遇到汶川大地震，爸爸是開汽車的，他白天黑夜的跑，去拉災區傷患進醫院；公園、大街邊上都有人鋪席子睡，媽媽帶我到天府廣場，看見人們圍成很多圓圈，追悼死難的人，把發生地震那天，5.12的日子，念成‘我要愛’，都捐了錢，我媽媽也讓我捐，我把‘我要愛’牢記心中，化在我成長的行動上。

上世紀“九0”後說：小學畢業那年，全家慶賀，買了一輛小汽車，國慶長假時，全家開著這輛車到阿壩草原上，去看黃河第一灣。

“八0”後的說：上初中時，我姨爹給我買了一台電腦。

“七0”後說：上小學時，我家搬進新樓房。

“六0”後的一位女士說“我爸改正了錯劃的右派，落實國家政策，全家回到成都來，我插班初三年級，一個學期後，批准我加入共青團。自從進初中，我就羨慕人家入團，我是“份子”家庭，入不了團，當戴上團員徽章的那一刻，高興得心跳、發熱！”

“五0”後，“四0”後……

我聽著聽著，入神動情生聯想，這些孩子們的話，過去也常聽到孩子講，只當是孩子們的事，並不經意。現在連續聽來，卻是一段我們國家發展史，家庭面貌的記錄表。越往上推就越不那麼幸福了，推到這層繁花圍中的苦根悲土，就是我的兒童時代，是天災人禍的逃荒苦難，是腥風血雨的戰爭。

我生長在一個只有三戶人居住的僻野荒村，地屬湖北棗陽，界連河南，那位寫作長篇名著《長夜》的作家姚雪垠，他家地屬河南鄧縣而界連湖北，兩省交界處，恰是土匪紮營的老窩。讀了《長夜》的豐富內容，就會知道這些地方的苦況，姚以師範學生之身，被土匪綁票，我則是一歲多的嬰兒，媽媽抱著我跑不動，被土匪隊伍圈住。一名匪人說：“這孩子還好看！”，扯住我的兩腿，從母親懷中奪下，向空拋去，接到手上，又旋轉玩耍。母親跪下哀求：“不要弄壞了孩子，孩子是我的命哪，老總爺！”她在娘家是幼小喪母的孤女，嫁過來又是一個幼小喪母的丈夫。兵荒馬亂，無人提前照顧逃避，同村有另一位我的伯母，是從襄陽雙溝鎮上賣過來的孤女，比我媽更苦。兩人只好結伴，同時被圈住。她這時開口：“你老總積德積福了，這娘倆可憐！她男人跟老總一樣在外當兵，怎知道家中遭罪呀！”

匪人也確實被道出了自己的實情，他們原是北方軍閥的隊伍，被北伐的革命軍打散，有人招撫是兵，無人給餉是匪。故打寨子劫掠，仍保有“王團”、“安團”名號。他們遠離家鄉，家中妻兒老小能保准不是他手下這個樣子嗎？全國都在兵荒馬亂呀！他聽這話松了手，母親趕快搶過來，一面千恩萬謝，一面死抱住流淚。

我父親這時也確實在當兵，他1907年（丁未、光緒33年）生。落地五天，便死了親娘。幸有姨媽和大姓的舅家關照就塾讀書，使他失去家庭母愛、得到交友的社會之愛。完婚不久，便夥同學友東下武漢，投身革命，在隨軍的黃埔軍校學習，並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。而風雲變幻革命勢力分裂。他們先後返鄉，興教辦學直到‘七七’事變，國家全面抗戰，家鄉成了戰場。



地理位置和本地山川形勢，這裡自古就是東西行軍走廊，南北交鋒戰場。直到我經歷的抗戰。1937年，我讀高小五年級，抗戰軍興，1938年，武漢大會戰，我縣劃為戰區，1939年隨棗會戰，我鄉是戰場，1940年棗宜會戰，我鄉是雙方層層包圍，爭奪纏鬥的磨心，縣城兩度失陷又收復。鏖戰近兩月，身在前線指揮的五戰區副長官張自忠上將壯烈殉國，遺體運至重慶，國府要人均至朝天門港口迎接；遠在延安的中共主席毛澤東，也題‘精忠報國’敬挽。正在聯想，忽聽主持人叫‘二〇’後，我本能的舉起了手，站起來開了口：“五月麥穗黃，敵人打到我村莊”、“最先的傳聞是”‘滾河大戰。’

後由逃來的人證實，在吉河鎮至棗陽城的沙河西岸，一個軍在構築工事。我家村莊不逢任何大路，又有特多的樹木遮掩，引來眾多逃難人，也引來敵軍空襲。我正帶著二弟肇文（3歲）躲在河堤上的樹林裡。忽然三聲炸彈巨響，肇文一聲驚叫，我本能地推他到堤下菜園水溝裡，伏身掩蓋。炸後看，炸彈丟在姜崗寨南門外的小薑崗；東村杜莊，遭機炮掃射，一頭牛背上連中三彈。敵機在炸完後走了，逃來的人更多。大伯可能緊張過度，提了漁網來叫我：“背筐跟我撿魚。”走到村頭抬眼望，黑壓壓一片山嶺，從對面崗上倒下來，這是軍隊。敗軍如山倒！趕快轉身跑回家中，拉起二妹肇英就走——這是去年逃難的分工，我背二妹，父親牽大妹，背必需的衣食包袱；媽媽抱三妹肇玉——村裡人出來，盲目亂竄，跟軍隊跑。軍隊則不分河溝耕田，沒命地往西北跑，上有飛機俯衝，指示目標，下有軍戰車炮擊。有人見一個軍人狂跑，他沒感覺到兩隻腳已經被彈片削掉……父親高喊，不要跟軍隊跑，在河邊躲避……古小說中的敗兵陣仗，正在我的身旁鋪展。

接下來和鬼子捉迷藏，他們的坦克過來，軋斷田坎，軋上我曾祖和祖父的墳台，他們的鐵甲車來了，開到杜莊北頭，下車來捉雞，搶殺豬牛，割下兩條腿拿走。他們的一個兵提著刀，攆著田野的人成群亂跑，看到我村口柿子樹下，一群手持扁擔的人挺站起來，他回頭走了；他們固守太平鎮，四處騷擾，我軍攻打時，寨牆成了他們的屏障。還有一事是飛機撒傳單，印著大漢奸汪精衛的頭像和他的偽政權聲明，躲避迷藏，越走越遠，最後走到山邊的大姑媽家。鬼子進逼山邊時，我們隨大姑媽家人一起進赤眉山躲避。

這個故事講完了，要說對我的影響，那就是1944年秋，我讀到高中時，報名從軍，隨隊伍到萬縣入編204師612團6連，踏上一寸河山一寸血的征程。

正是：

寇深國危方弱冠

從軍赴難向烽煙

舉旗誓血取百戰

演兵驅敵路八千

萬里山河在錦繡

一身汗血任暑寒

歷數中華振興戰

九十展眉看航太

習主席說：

不忘初心，最原始的初心，就是兒童時代的赤子之心。